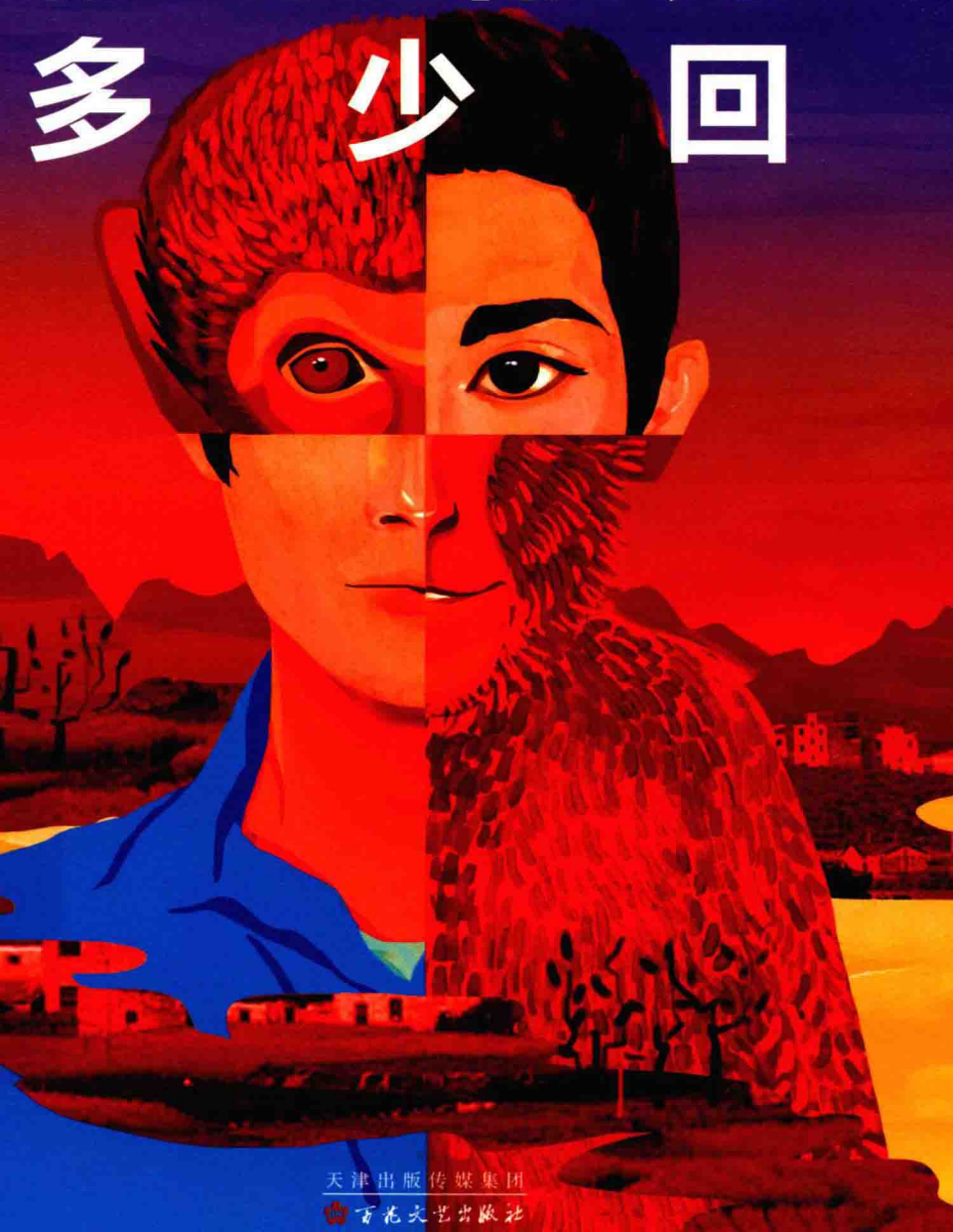


孙一圣 著

你 家 有 龙 多 少 回

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你 家 有 龙 多 少 回

孙一圣 著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
 百花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你家有龙多少回 / 孙一圣著 . — 天津 : 百花文艺出版社, 2016.8
ISBN 978-7-5306-6963-1

I. ①你… II. ①孙… III. ①中篇小说 - 小说集 - 中国 - 当代②短篇小说 - 小说集 - 中国 - 当代 IV. ①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120378 号

你家有龙多少回

孙一圣 著

出 版 人 李勃洋
出 版 方 百花文艺出版社
地 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 300051
电话传真 +86-22-23332651 (发行部)
+86-22-23332656 (总编室)
+86-22-23332478 (邮购部)
主 页 <http://www.baihuawenyi.com>
发 行 方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
电话 (010) 68423599 邮箱 editor@readinglife.com
经 销 新华书店

责任编辑: 赵世鑫
特邀编辑: 袁走着
装帧设计: 样子

印 刷 北京天宇万达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850 毫米 X 1168 毫米 1/32
版 次 2016 年 8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印 张 10
字 数 220 千字
书 号 978-7-5306-6963-1
定 价 39.5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发邮件至 zhiliang@readinglife.com

自序：日常的报复

我们这些人都一个德行，无非是出生、活着和死亡，这是我们的人生标配。年轻的时候做的许多梦也都在岁月蹉跎里消磨了。或不甘平凡或安于现状，到底我们都会归顺日常。

我说不出什么大道理，也讲不出写作的初衷，只说说三辆公交车。

这头一辆是我们县城的公交。我坐公交车去上学。售票员对每个人都喊：“买票了啊，买票了啊。”她是从后头向前“收割”的。轮到我前面的两个人时，无论售票员喊多大声，这两人都无动于衷。售票员说：“我的娘哎，不会聋了吧。”他们端坐如松。售票员越过他们收票钱之后，他们才掏钱买了票。为此，他们还积极讨论。我听不见他们说话。因为他们真的是聋哑人。他们打着手势的无声交谈轰平了所有人的说话。这时候我才发现每个人都在说话，即使是一个靠窗而坐

的人也在说话，而且每个人说的话都那么强烈，并具有强烈渴望认同的腔调。在我发现“聋哑人”之前我竟然对如此辉煌的说话充耳不闻，漠然视之。这还只是开始，当我开始仔细辨认他们说话的内容时，我发现他们每个人都在试图表达自己，并让对方认同自己，而从来听不见对方在说什么。如此想来，我们所有的对话都不是对话，而是在向对方插刀子。

这第二个公交车则是我上大学以后，我坐公交车去火车站回家。半路上来一张脸。我只能说上来一张脸，因为我看见的不是一具身体，甚至不是一个人，真的只是一张脸。只见这张脸飘进公交车，并飘浮在车厢里。这是一张被火烧毁的脸，鼻子没了，嘴巴像是被刀子捅漏的一块肉。真是触目惊心呐。看到这张脸以后我没敢再看第二次。我无意深究这张脸背后的故事。这张脸最终的后果是我因此记住了车厢里的每张脸甚至每个表情。我坐车不下百千，看到的脸也不下千万，从没记住谁的脸。我记住它们并不是因为他们对那张烧坏的脸熟视无睹，而是因为这张坏了的脸迫使我仔细去看每一张完好的、正常的脸，先前我竟然对他们熟视无睹。他们这些日常的脸呢。

我们常常会忘记身边的一切，无论是脸，还是说话。因为我们能记住的只有特色。我爸常这么教导我，“你要写人，不要直接写。比如我碰见过这么一个人，很漂亮，只一个缺点，就是眼角有个痞子，看上去非常路人，到底有多路人呢，就是即使那是一张漂亮至极的脸，但你一眼看上去看到的不是一张脸而是一个痞子，这个痞子不但‘抢劫’了这张脸，还构成了你之后对这个人的全部记忆。”我无意讨

论写作的技巧，我只想说说太阳的背阴。

面对通篇的平平无奇，我们常常忽视。对生活视而不见，也因此生活贫乏，这是日常的报复。日常是我们的天性，而报复是日常的技艺。

一旦失去强烈事物的映照，平日的内部机理和机器运转很难被捕捉。诸如一个挎着篮子卖鸡蛋的妇女、鸡鸣狗吠、打酱油的小男孩。我们看不见、找不到。这时候我一把拽住挎篮子的妇女，我问，“鸡蛋怎么卖？”令我惊讶的是她的回答。“不是鸡蛋，”她难过地说，“是小鸡崽。”

后来，我屡屡被这两辆车“推倒”“轧中”，我得慢慢寻求日常，这也是我写作的由来。因为写作更不可避免去读书，也读过相当一部分书籍，常常引以为傲，也真以为自己掌握真理，可以写作了。但第三辆公交车的出现，我才知道我正背道而驰。它让我知道不应该太过信奉书本，更需要压榨生活，学会日常，积攒平日的美德和恶习。

那天我坐公交车去上班，手里也掂着书。下一站上来一位大妈，大妈坐在我旁边，她是个顶普通的大妈，头发花白，皮肤皴裂。为了对抗坐车的无聊，她把手里的一张广告纸反复阅读并试图从干瘪、统一、宣传，甚至传销性质的广告词里压榨出哪怕是一点趣味性或故事性。她读的文字比我读过的任何长篇小说都好，都激情澎湃、热浪滔天。

最后我要非常感谢在写作路上给过我很大帮助的各位老师：阿丁、阿乙、笛安、王二若雅、王小山、欧宁、黄振伟、Nicky

Harman 和 Dave Haysom 等等很多人，写不完了。还有孙海山和崔秀荣。

孙一圣 于北京

目 录

自序：日常的报复	001
001 猴者	
死者	014
032 马得木	
因父之名	087
103 牛得草	
到死时沾染神之光芒	119
142 夜晚的胜利	
爸你的名字叫保田	164
186 而谁将通过花朵望天空	
外婆别咿咿呀呀学我娘	206
234 倒退	
恶龙	254
305 后记：你家有龙多少回	

猴者

父亲不是一座山，这也不是山的故事。村子对面的那座山活像一场旺盛的大火。昨夜下的一场雨，浇不灭大山，却浇透了人心。湿漉漉的父亲，没死在雾气的开头。雾气将山挪得更远了，人们听到父亲在开枪，枪声又把山挪回来。

没人能确信，父亲不是个怯懦人。父亲瘦削、黝黑，是申楼镇小学为数不多的语文老师，书生气虽浓，却也有傲人性子。自妻子跟人私奔后，父亲闷在屋里七昼夜，人们都道他死了，偏偏出了门，逢人也不言语，只管吃酒，夜夜喝醉了村子。过了子时，父亲敲响一家家的门，害得户户把门锁死。父亲只得倚在门边睡觉。人们听得父亲频频的咒骂，支离了鼾声。待到第二天露水泡湿了身子才醒转。自此，人们怀着嘲讽注视父亲正常或不正常的行径。父亲挪不开众人的耻笑，却听到人们聊到那座山时的畏惧。那硕大、不可抗拒的山林的险恶像一股冷风，带来沁骨的寒。没人敢进那山，人们说。父亲进来时，潜伏于四周的恐惧一动没动。闷闷的光亮如同撕开了空气的口子。我敢进，父亲说。他的声音仗了酒，比他的身子高大许多。几乎所有人都认为父亲疯了。父亲拿了猎枪夜夜走进抻平了坟地的小道，

蹚过河水，来到山林的边沿，晃到半夜也没打响一枪。白天，父亲获得更大的蔑视，这蔑视既来自人们凉飕飕的目光又来自父亲的内心。这使父亲觉得羞辱，虽尽力保持，却更忧虑不安。这山林的险恶哪能高得过人之险恶。终有一日，父亲瞧尽了月色，眼看要下雨，什么也没说，出门过河，到了对岸，扎进幽暗难测的山林。

在雾气里，那山几乎是一动不动、慢吞吞地冒了头，人们不晓得父亲怎地进得那山。父亲深陷于繁茂的山林，对抗众多野兽，又惊又骇。这是父亲的困境，也是这故事起的头。子弹打光了，猎枪也早冒了烟，这群野兽眈眈视之，父亲没敢做声。这么近的距离，只消一动，父亲便会没了命。父亲趾高气扬地告诉众人。不晓得哪的人声惊动了这对峙，听到的这个“喂”声，救了父亲的命。野兽们受了惊，四散奔逃。它们的折腾扒开了树枝和蒿草。神色仓皇间，父亲远远望见那只猴。

父亲问：你从哪里来？

没人考证山的凶恶，更没人确认父亲是否真的进了山。而这些，已不重要了。尽管人们还沉浸在山之险恶的光辉和对父亲的嘲讽里，但父亲浑不在意，得意洋洋甚至是小人得志的脸突然冒出来，像是被灯光突然发现了脸膛一般，想要搅动一下人们早已变得淡漠和木然的脸。父亲说，这是神迹。人们的聒噪愈积愈多，撑大了房子，没人肯听父亲说什么。父亲说，这是神迹。窗外坚硬的风只是刮刺刺一刀，这喧嚣破个洞，散了声响，人们这才听清父亲说的话。没人绷得住，莫名地哈哈笑起来。父亲说，这猴子说了“喂”，这猴子说了人话，这是神迹。父亲不容置疑的神情，在这些相等的脸里犹如广袤平原里

一块新翻的耕地。人们慌张地停下，嘈杂凝于上空，仿佛头上的三尺神明。只片刻，人们又一阵哄笑。这哄笑试图戳穿父亲的谎言，而父亲却真从山林深处带了这猴子回来。

这年头早没人能见到活的或死的猴了，方圆几百里有的只是“猴”这个字和这个字的响了。

俘获神迹之猴的消息走了漏，再看那飞鸟回旋，树叶子磕碰，该是跟了风脚步遍传乡邻。父亲回忆那日，整个街衢，挨挨挤挤的人群，茫茫然携来声响。嘲笑过父亲的人们本没在意，却抵不住日渐增多的人数，开始怀疑当初的执守，也个个围拢来。因为来人过多，为了控制人数，父亲挡住院门，售卖起门票，每人收取十块钱，权作个扎口的绳子。即使如此，涨满的人数依旧难消。更像动物园了，人们说。直到深夜，人们高举了火把或者手电筒，将夜晚戳出一个个窟窿，一张张脸不罢休，配了亮。松松垮垮、晃晃荡荡的声响，混进犬吠或鸡鸣拥成了喧嚣，难以分辨哪个是人话。这庞大的喧嚣被火光烧得嗤嗤响。

父亲揉碎了眼睛，看夜风掀翻了火舌和光柱，零落的星光絮絮低语，如那万物缄默。突然静悄悄的，众人的喧嚣悬停在上空，无数的目光刮擦、消减得如钝刀般笨拙。人们没闭眼，瞧见笼子时，猴还蜷缩着。父亲喝了酒，定定地坐在屋檐下，仰望人头攒动。人们睁开眼，瞧见了栅栏里笼着的东西——这猴蜷缩在笼子里；铺着干草的笼子散发着畜生的酸臭。这些个观众，川流不息了好些日子，无论滂沱大雨还是晴天日朗，都难减他们好奇的兴致，而猴的表演却没有起伏。每次猴都像陷入了沉思，双目紧闭，任谁都不理会。即使人们伸

胳膊到栅栏里，也搅不起它的惊惶。人们的热情日渐冷却，众人的脸在火光中一个个垂下去，焦灼的目光纷纷塌陷，一些愤怒的人群甚至以文明人的语言吼出兽一般的响。他们带着预定的失落和遥远的路途归去。那些愤怒的人们临走前也没忘朝父亲讨还票钱，而嘲笑过父亲的村民，为了纠正自个儿的怀疑，以及更正确地嘲笑父亲，只要求父亲退还一半票钱。而那剩余的一半，才是动物园的票价。

父亲遭了这场挫折，常整宿不眠，更添了寡言少语。很多个日子，父亲和闯进屋子的风儿不出门。偶然一个阴雨天，才憋不住，放了风。一绺一绺的风儿刮拭父亲的脸膛，难免被呼呼地剖成两瓣。村上的人见了父亲，仍如先前般薄寡。父亲总讪讪地要找个借口似的。他们的嘲弄也不似以往，仅是淡淡的一瞥，或低头的一抿，就能直抵父亲的心门。更多的时候父亲愣愣地，不置一词。有时借了酒劲，父亲也做过一番徒劳的尝试，父亲说：

猴子说了“喂”的，这猴子说了人话，这是神迹。子弹打光了，猎枪也早冒了烟，又恐惊了那熊，我没敢做声。这当口，不晓得哪的人声惊动了这对峙，听到的这个“喂”声，救了我的命。

这时候父亲几乎没了桀骜不驯的劲头，声音被僵硬的语气撑开，并带着原封不动的不安反复回响。

故事有了这么个糟糕的开头，人们也早晓得父亲的意图。尽管没能奏效，终是勾起人们的另一种乐趣。人们听了父亲过于一个字一个字地说完，也一丝不苟地笑起来。有些没听过这故事的人，大多出于好奇，也特意寻来，一面听父亲说，一面庄重地笑，临走也没忘留些廉价的彬彬有礼。少有的不满于嘲讽的人，也反问了父亲：你怎

地不帮它说嘞。这些人每次听完父亲的辩解，都忍不住这么做：你怎地不帮它说嘞。父亲晓得他们的立场，逢到这时便闭了嘴。他们这样故意的嘲弄，也启发了父亲，以致父亲不再徒劳地解释他听到的这个“喂”，而是做起另一件事来。

我明明听到这猴说了“喂”的。

父亲反复向村里人解释，企图洗刷过去的耻辱。起先人们尚能引趣逗乐，时日一长，也是厌倦了。连起码的嘲笑也懒得有。以致再后来每次远远瞧见父亲，没等父亲开口，就利落地逃了去。

每月的第一个日子像一斩刀的挥出，劈开了前一月和后一月。父亲整宿地睡不着，白炽灯一亮，影子会撞着四壁。拣了这个首日子，父亲不再徒劳地解释他听到的这个“喂”，而是做起另一件事来。父亲执拗地抖搂一个个动作，撂响一声声言语，变法儿地逗引这猴子。也怪父亲忒性急，没个停歇，东转西转，使尽了招数，那猴只管不吭气。父亲心下寒了半截，仍没割舍，改换了策略。连续好几日不理它，那猴一日弱似一日。父亲任它昏昏聩聩，直到岌岌地喘成一处，仅剩了一纸薄命。父亲才取来食物，试图诱惑这猴子说出早先的那一声“喂”。那猴一面瞧，一面喘，眼珠子才转了半转，半口气歇停地没接上，冷了气，歪头栽倒，身子硬邦邦地喊了声“噗通”。父亲着了慌，一连捧来好几口热气续上它的命，急惶惶地解了它口头的饥荒。然而父亲并未被艰难击倒，心胆一狠，撂翻了好几次即将达成的妥协，折腾了好些回，这猴的发音始终是没有字词的音节。忿忿然好些个日子，父亲又悲又哀哉，叹息数声，只能作罢。

然后父亲停下了，像开始做时那样突然。父亲的心井几乎全枯

了。好些个夜晚，父亲听着村里动物的声音——犬吠、鸡鸣、牛吼、驴嘶——辗转反侧，难以入眠。他早顾不上那猴了。父亲虽如往昔般吃饭、走路、睡觉、抽烟、喝酒，样样没落空，但脚下却软绵绵地若踩了风，面色也如雪，没一丝血色，神气昏沉。没事可做的漫漫长夜，父亲经常独个喝酒，任由着性情，摇摇摆摆乱撞了一夜。自那夜起，偶然的眼珠子一转，笼子里头的猴也学了父亲的摇摇摆摆乱撞。父亲起先以为它饿昏了，站定了瞧时，它也定定地站下，并学了父亲脸上古怪的表情对抗父亲脸上古怪的表情。这猴不止一次地学人样，不但这些大而化的动作，即使那些喜怒哀乐的细微表情也被它模仿得惟妙惟肖。

村上一些人听父亲说完“我明明听到这猴说了‘喂’的”之后往往做些廉价的彬彬有礼笑着离去。这当口，那猴也学了那人的样子，背着双手兜头直走，冷不防一头撞上铁栅栏，引得那人又正式笑起来。

村民们背地里的话，搁不住这一嘴咬给下一嘴，定然走了样，不晓得轻重，瞒不住的漏子钻进父亲心里，一口一口吃掉他的自尊。父亲闷闷地喝了醉酒，抄起手边一根铁棍子戳猴子。这猴有样学样，也拿了根空气棍子戳父亲。父亲觉着羞辱，脚下阵阵发烫，火烧火燎，惶惶地乱蹦着，沾不得地，手下的劲道更大，仿佛脚底所承受的重量全压上了手。它这才晓得疼，蜷缩在角落里好几宿，舔舐一道道血口子。父亲夜夜听见它身上伤口愈合的响动，那声音如竹笋破土的生长，令父亲不安。那声响一夜强似一夜，惊醒了父亲好几回。开了灯，光线翅膀一样扑打下来，父亲看到那猴手上紧攥着铁棍子，正学

了父亲敲击铁栏杆。父亲觉着快要溺死在这些个声响和光线里了。

大致一九九五年前后，农村会惯常地停电，也没个固定说法，人们猜测是，将不多的电量匀给城市和新建的工厂。村上每每停了电，父亲会点燃蜡烛，这一小团亮，被黑暗压得黄黄的，仿佛父亲叹出的一口气。临睡熄了烛火上床，一个囫囵觉醒来，天也亮了。记不得是哪个黎明，父亲瞧见原本剩了多半的蜡烛全燃没了，以为做梦，又以为记忆的差错，也没在意。但这状况连连出了几次，燃尽的烛芯也烫了桌上好几块黑窟窿。到了夜晚，没有停电，父亲扳下电闸，点燃新买的蜡烛，吃过饭，熄了烛火，上床假寐。歇了半晌不见动静，挨到三更，将要睡着时，哗的一声，凭空盛开一朵火焰破了夜，这火的光正好捧亮猴的脸，这是含苞待放的一朵脸。而这一朵火焰将要坍塌时，凑近了桌上的蜡烛，烛芯被周匝饥渴的欲望只一推，一口衔住火头，成就了烛的亮。俄而，父亲起身，坐到桌子旁瞧猴子时，才晓得自个儿和灯光已被猴子盯住，遂叹了口气，由它那儿拿来火柴，点烟抽。这时候，父亲搁了火柴在桌上，又抽出一支烟，凑近烛火燃着，吸了才一口，递给笼里的猴子。猴接烟以及抽烟的姿势像极了某个老烟鬼，刚含进去，连同吸进的空气整个儿呛出来。猴子的脸被烛光泡出了脸的形状，并铺满了黄澄澄的颜色，这刹那，父亲瞧着它，又开始相信这是说过那声“喂”的猴了。

镇上人都道父亲是教学好手，方圆百里鲜有人能得这声誉，多年来也没人搅得动，尽管父亲早荒废了这许多年。父亲时常带点卑怯忆及过往——刀背般宽阔的教室、学生们盯住他的一刹和滤进来的阳光里的灰尘——像是仅仅为了虚妄地回顾，父亲裁开回忆的长河撷出发

黄的小学教册，企图凭此教猴子学说话。尽管这猴子聪颖非常，毕竟是只猴，身负的仅是无愧于猴的本领，它最大的智慧依旧高不过人类的愚蠢。父亲竭尽所能也教不成猴子，尝试了一次再一次，次次没甚动静。无论空费几多气力，猴子喉咙里挤出的只是干瘪瘪的“吱”的音节，这音节直直的没有弯度。父亲没有一条道扎到黑，而是岔开路径，以“吱”做引子，开始教猴子写字，因“吱”本是拟声字，从某种意义说猴子对这个字的与生俱来的发音，比人类发明的并赖了人类的学习模仿才读出的发音更精准，剩下的，父亲只须教猴子写出这个字，并告诉它这字的含义。经了父亲不倦的教诲和猴子不懈的努力，没几月，这猴子学会了书写它这第一个字。这字虽歪歪地扭动得厉害，却浇不灭父亲的兴致。逐渐地，父亲经了数十年的坚持，教会猴子认识并书写三千五百个常用汉字，遗憾的是，除了那首一个字，猴子仍没学会发音，而且父亲也不晓得，它是否通晓这些汉字的含义。许是因为年老，许是旁的缘由，父亲每教会猴子认识一个字，没几日会将那个字忘了去，仿佛猴子识的字不是从父亲这儿学来的，而是从父亲身上偷去的。也因此，父亲要将他早年的一些书烧了取暖。父亲抱了柴回屋时，那猴竟拣了本书蜷在笼子里翻页，是父亲翻烂的一册《西游记》，一页页扑腾翅膀似的拨过，瞧它的新鲜劲，父亲真以为它瞧得懂这书呢。后来再瞧它掠过那些字句的惊讶，晓得它只是在寻找认得的字，就像我们这些个被时间排好序的日子，从这本日历里跑出来，而后突然遇到另一本同样日历的那种惊讶。

日子一天天过，寒冬去了会再来。父亲听得见内心的火头烧得身子毕剥作响。尽管没能让猴子开口说话，也足够堵了众人的口。谁料

到这猴子竟然失了踪。父亲最先熄灯睡去，到得夜半月儿落，猴子设法打开笼子，逃了。

这夜我猛然意识到我的生长，曾冲父亲喊了一声，他一翻身又沉沉入了梦。待到清晨阳光捎来飕飕亮，父亲瞧见好端端的笼子开了门。再细细察看笼子的铁锁，锁孔里插了根铁丝，一根磨了十数年才纤细如发的铁丝。父亲一口一口吃了惊，终是爆发了一声揪心的怒吼，却喊劈了喉咙，咿咿呀呀，说不出语言。父亲就此哑了嗓子。

自那夜猴的失踪，父亲足不出户，日日躺床上，宿宿不眠，目光也渐渐涣散了人的意图。尽管我日夜守候，也挡不住父亲的身子一天天干瘪，蜚短流长，人们又道父亲死了去。如人们所言，家里确实短了水。我跑了一里路去河边取水，竟望见对面幽暗难测的山林早光秃秃了。人们拿斧头砍了树，又撅了草，留一根根木桩在山上，像是打了一方方补丁。山林一日日消退的时候，人们说，瞧见了山鸡、野兔、野猪、狍子甚至是熊蹶逃，唯独没见着猴子。人们至今不晓得父亲如何捉的那只猴，仿佛它是雷雨一般突然而至。人们砍伐了林子，填了崎岖，修了上山的公路。然而村村捅出条条柏油路以后，非但没能更繁荣，反倒徒增了荒凉。父亲足不出户没几年，人们早忘了他。人们也早没了嘲弄他人的闲情，更多的青壮年凭了制不住的冲动舍家弃田望大城市奔波劳碌。他们揣着庞大的淘金的梦想一去不返，甚至客死异乡。这些叫作北京、上海、广州的城市过多地承载着他们反叛、情爱、活着和繁殖的修饰。少数较为富足的人家，也耐不住，举家搬迁，去了就近的县城。余留的孤鰥老人游魂一样蹒跚踱步。你若进来我们村，定然瞧得见这些满目窟窿的老人。再经些年岁，这些老